



河西集
七

共
八

^ 16
2322
7



Handwritten text along the lef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4095

和
2322
8-7

4
29487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目錄



家狀

行狀

神道碑銘

墓表

墓誌銘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一 目錄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

家狀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姓金氏慶尚道蔚州人金氏本
新羅之裔初有王子食邑于蔚州遂為州姓最後有
封鶴城府院君者曰德摯十七代孫穩當我 太祖
回軍之日為給料官後為刑曹都官正郎以公直見
忤官止密陽府使是於先生為玄祖妣驪興閔氏乃
元敬王后從姊妹高祖諱達源忠佐衛中領司正妣
令人李氏曾祖諱義剛司醞署直長同正妣南陽洪
氏祖諱允從仕郎金溝訓導妣稷山金氏考諱齡差

授 義陵參奉不仕娶玉川郡趙氏剛柔配德孝弟

有字

詳見先生所製先誌及宋公純所撰墓表

生先生於正德五年七月

十九日申時形容端正氣宇宏濶其在襁褓或疾恙父母飼之藥則雖苦必吞僮僕背負而行若由不欲往之地必怒而呱焉自外而返亦須指從去路不由他徑見牛馬當前未嘗側步避之必使逐而去之然後行雖在急遽中必須納履而出蓋在三四歲時已然年五歲參奉公口授周興嗣千字文先生瞠視而不答公恚曰生子如此必是啞也門戶不振矣俄見其以唾津指畫窗壁間歷歷皆千字文中字也公始

竒之自後愛書冊手不釋而目不離亦未嘗舉聲而讀或且竟日忘食焉每以匙筋寫盤盂中字體已能纖悉平時未嘗輕易言語人或誘之使言則曰言語不可不重雖飢寒之至亦不敢發諸口傍人觀其氣色為之保養當美味竒翫無所介於心嘗手持生蔥自外皮次次劈破至其心而後已公以為雜戲而呵之先生對曰欲觀其所以生之體是歲能屬聯句有曰宇宙洪荒大人居翌年春客至曰童子將六歲矣盍作小詩因指天而為題先生乃請韻以呼曰形圓至大又窟玄浩浩空空繞地邊覆幬中間容萬物杞

河西先生全集
人何爲恐頹連人皆驚嘆丁丑歲趙相國元紀之觀
察湖南也先生甫八歲致見而異之提携撫愛常置
膝上相國占聯曰信宿完山飽梨園之風景先生應
聲曰滯留豐沛饜梅亭之月光相國又曰兒郎詩筆
杜白王右輩先生對曰先生處事召吉延壽羣又有
五百年之期已過天必待聖人之興數千載之河方
清地應生命世之傑之句又令製詩賦長篇句句驚
人相國以長城竒童天下文章爲題使一道儒士製
之又欲試其氣量令官妓抱往教坊管絃轟騰服飾
眩轉略不動容章甫諸生環立贊歎有如奔電而神

色自若相國列書錢穀筆墨以示之曰其從汝所欲
言之先生卽援筆以書曰庸童欲受陳玄管城子相
國尤爲歎服自是已顯名膾炙人口及長爲學未嘗
汲汲於舉子業務窮聖賢之學又未嘗苟異於人人
亦未見其有異也而其志之確然者則終無所移易
焉嘉靖十年擢進士十九年登丙科第四名分院承
文二十年夏四月賜暇讀書堂冬十月授弘文館正
字兼春秋館記事官二十一年秋七月改著作二年
夏四月轉博士兼世子侍講院說書六月甲午陞
副修撰十二月己丑啓二親年俱七十願乞終養以

務功郎出補玉果縣監帶館職如舊其在玉堂以己卯年間大司憲趙光祖等忠正被禍久未得雪先生力言於上雖未蒙卽施士論多之其宰縣爲政未嘗有所作爲順民之情而已民親之二十三年十一月庚戌中宗大王升遐四年夏四月天使行人張承憲之來吊國恤也先生以製述官赴召時嗣王新卽位朝廷方想望太平哀聚一國之士咸欲畱先生補闕經幄而以親病亟還是年七月辛酉朔仁廟又賓天先生以二聖連歲殂落國家多難身在外縣末由報效失聲號慟不能自勝因發心恙幾

危而艱保遂謝病免先生時年三十六矣二十六年春授成均館典籍辭以疾秋拜工曹正郎承命就道疾作而還八年夏及秋以典籍召皆以親病未卽拜命冬十月己酉丁外艱喪未除三十年六月辛亥朔丁內艱三十二年旣免喪秋八月復徵以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又上箋辭疾九月有教諭以事君大義促令就職先生乃極陳疾病艱苦之狀以辭三年秋九月拜成均館直講有旨繼繕申以辭疾不來予甚缺然之意且命本道觀察使題給食物又上謝箋力辭以疾冬十月得安心

河內先生集
調理從徐拜命之首九年正月戊辰整覺氣候異常
進以藥物詔家人來日爲上元敬備牲酒可令子女
行奠于祠宇己巳夙興整冠危坐以候祭祀之頃因
謝言語翌日庚午疾旣革奄然而歿嗚呼痛哉享年
五十有一是年三月癸酉葬于長城縣西大麥洞里
願堂洞先塋之側面南之原返魂于正寢從其志也
先生之學明於爲己爲人之間崇道德仁義之本陋
記誦詞章之習知公私理欲之所以分間不容髮而
常念毫釐之差則爲千里之謬該博經傳之旨反約
吾心之中以求正焉謂小學爲學者立身之本令始

學者無不由之而欲其終身固守故其教二子至於
十年之久不敢授以他書人或勸其教以科舉之文
則曰人所以爲人者不在彼而在此能於小學中真
切用功則雖下品之材猶不失於令名况其科第之
資亦豈外此而他求也哉平生用功專在太學少時
正襟端坐而讀之者至於千遍而不已常謂一部之
書而格致誠正之功修齊治平之效本末詳具條理
分明學者舍此無足以定其規模本之以章句參之
以或問究之於講義凡可以解釋其旨意者無所不
用其極而一以敬爲主且言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

河西先生全集
成終而主一無適整齊嚴肅常若對越則涵養本源
開發聰明在此一字至於論語之根本孟子之發越
中庸之微妙無不以子朱子爲師法而講明之於詩
究性情邪正之分盡優游涵泳之趣於書審危微精
一之際攷政事治亂之實尤邃於易常先熟讀正文
而參互考證於程朱之傳益以本義爲得文王之舊
而玩之其於進退去就之間亦且觀其象變而占決
焉不敢區區於吐釋訓詁之末以爲他日對有司之
具嘗讀禮記周禮病其支離而猶患其未備欲購得
儀禮經於赴京之行而未及焉以近思錄爲四子之

階梯入道之門戶篤好而浚悅之諸子百家之書雖
無所不見而若無關於道不涉於理亦無所著意而
經心焉嘗曰少時常誦楚辭及李白杜甫之作樂其
有三百篇遺意以爲游藝之資其次昌黎集也黃蘇
諸作則力不暇焉其製詩文也平易疏暢明白簡切
決不爲艱澁詭異之狀宏衍富麗之態要悅於人之
耳目而其韻意鋪敘音響節奏溫粹和平灑落玲瓏
有非可以學而至之也其出入場屋也未嘗挾一卷
書雖論策之繁文者必字字楷正不敢雜以亂草也
書冊在案無不嚴正修勅或借於人雖甚毀汙卽須

補寫其殘缺使之不爲棄物見圖書之掛壁者雖煙
熏蠹蝕亦須正立拱手而就觀不敢坐而睨視卷帙
脫落文字親舊往來書札雖隻字半行必收拾而珍
襲之非獨爲後日考閱之用實不欲穢辱慢忽之歸
也凡看簡編之關於世教益於後學者則必思所以
與衆共之傳於久遠會在王果縣友人柳君希春以
諫官罷歸海南道經是縣責示朱文公編次孝經刊
誤一帙得之便欣然親自摹寫跋其端而廣其義購
得鏤工之良者以鏤于梓令初學者莫不由是而入
焉謂治化之本不外此也又嘗於朱子大全中得大

學講義止論誠意章以上者以其脉絡透徹義理粹
白進講經筵尤足以感發人主之意表而出之手寫
一通將以貽後會元監司混見而嘉之用刊于全州
府若夫天文地理醫藥卜筮陰陽算數律呂尺度禮
樂名物爵祿品級郡國沿革古今歷年宮室衣服之
制亦無不通暢曉達窮推而究極之所絕不爲者博
弈鳥盧之戲已以其荒亾廢事無益而有損者莫此
若也常恨射者君子之爭也琴者禁人於邪也心所
願學而少時壓於尊長未能也平生之志不在温飽
於衣服飲食無所擇有人所難堪者而處之泰然至

於祠宇之美祭享之腆必罄其誠朔望之參時物之

薦終始無間嘗受先教

參奉公每語先生曰吾欲作正寢之室以為祭祀之所窮

不能自辨居常悲恨望汝營立以此為言因泣下嗚咽

先生手不暇及他事益丁寧以此為言因泣下嗚咽

者亟因攷古制正寢之圖營作宮室先立祠堂于正

寢之東丹雘既畢次構寢堂門窗牖戶房堂室序各

得其所廡庫庖廚之制燕室廳事之位無一不合於

古人或以古今異宜中國偏方亦殊其制而譏之猶

有所不動營斲多時屢至空匱亦無悔惜燕室既成

可以避阨陋而遷就以神主尚未定位於新祠不敢

先自從便也始先生連值內外之喪遠近咸以為憂

謂先生孝心純至哀毀之極性命難保先生能盡其

情禮以終其孝人皆幸之斂殯葬祭之間不避世俗

所忌躬自省臨無一餘憾既成服祭服祛衽及經帶

有未合古規者先生患鄉布之狹連幅使廣然後如

制裁斷改其祛衽差大其經帶然後安焉祥練禫吉

冠服以禮而不敢苟也居廬六年病不離身而時節

之果香臚之菜猶不接於口雖盛暑未嘗揮翼平時亦然

亦不敢步出戶外擇就便處以碑表誌銘非獨禮文

之不可闕者謂尊親之心宜無所不至而後世子孫

亦庶乎有所考而思念先祖者為在於此觸冒風雨

河西先生全集
遠涉湖海運致石材極做精縝雖財殫力竭不以爲
瘁叔父耄參奉公異母弟也歿於癘疫人皆避之先
生時在哀疚中獨排衆議親奉斂襲無不合禮有盧
氏姊不見答於夫壻坎坷無賴先生力疾往返感念
傷懷終世不忘 先王忌辰列記成案雖在私家必
以素食而至 孝陵禮陟之日竟夕愀然若無所依
薄嘗有詩曰君年方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
一別如絃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偕老
目昏衰髮齒泯泯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柏舟在中河
南山薇作止却羨周王妃生離歌卷耳其精誠眷戀

藏於中而發於外者無非斷斷不貳之心每見前代
治亂興亡之事莫不由奸兇弄權忠良受害扼腕痛
切不啻身親歷之丁未春李至男學楚辭於先生未
終篇乃吟一絕云蘭荷玉粟稱家庭竹外窳簷講楚
經馳騁不須風雅末周詩三百儘和平因悲憤不自
勝未得卒業翌年夏子澂受宋史至岳飛傳復痛飲
下筆曰楚騷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興
亡那繫我自然相感謾悲吟乃廢講其滿腔忠義有
不能自掩者如此新齋崔先生山斗慕齋金先生安
國於先生有導迪之功皆先生歿先生爲之服而

記其日以致齋焉以新平宋先生純爲少時受業之師往來問訊亦不少懈平居無親疎貴賤皆以和顏接之人未嘗見其有疾言遽色或評朝政得失守令賢否人物長短則非徒不敢和而答之不悅之色或見於外言者愧而自退有來學之士無少長皆受業焉但其施教之方必有程規不許其務博故急於功利者不能持久或時散去門人能悅其道而疊疊心服者亦多其人先生每有意會則講論不倦或至達曙亦未嘗以賢知先人其言常若有不足者然見其入於差誤則必諄諄誘引以歸於正人饋之酒則未

嘗問其美惡飲必至醉醉後哦詩頗以自娛或問酒有何好嗜之若此曰某亦不知但得酒既醉橫衾大卧嗚嗚而樂如此時節難與外人言也客之來拜者無不求詩若非疾病齋戒輒揮灑與之雖庸衆人不聞有曲辭以拒之也嘗夜趙希文梁子澂戲折梅枝插小瓶中侍先生飲其下子澂曰先生於一草一木無不窮格而吟詠之無乃玩物耶希文曰爾非知先生者卽口占曰玩物非天性銜盃只寄懷先生曰趙郎知我乎因繼吟曰梅花燈下飲如醉又如俳其非真麴蘖之托昏冥之逃而馴致喪志者矣事之未安

於心者雖小不敢處嘗意屋之衝椽爲僭禮而營立
廳事之時病不能監視者數月矣工師已爲衝椽之
制塗暨茨旣畢勢不可改而先生常懷欲然南彥紀
以爲古人臨死尚易簣况於平日乎撤之可也於是
命工將役之子激後至問衝椽爲僭之源攷諸經傳
而無據得不撤大抵先生之孝於親也至忠於君也
盡處閨門也和懷同氣也篤尊師友也信行己以約
接人以恭求之古人亦難其儔蓋以清明之質加以
篤實之學本源渾厚充積浚廣猶以爲未至方蘊爲
德行內而不出故人不敵測其涯涘其知者以爲虛

懷放酒工於詩而已不知者以爲迂愚疎闊拙於謀
者也然其日章之實自有所不可掩者間有知德之
君子亦或褒崇而推獎之知先生之所以爲先生也
嗚呼使先生生於中朝文獻之地則其所以發明斯
道之源委者豈偶然哉而濂洛關閩之學庶幾極其
歸趣而益有所揮霍者矣先生筆法端正嚴密於真
草各臻其妙實未嘗致其功而有自得之趣外敷潤
而內道勁蓋與其德之外順而內健者相符世之所
以用力而能工者亦有所讓焉而篆隸古字之體尤
人所難能者也先生娶驪興尹氏通訓大夫鎮安縣

監任衡之女狀元達莘之孫生二男從龍從虎温厚
端重勤謹誠信其執喪也哀敬備至一遵禮制能有
得於家庭之訓觀感之間者狀也女四長適趙希文
今慶尚道都事次適梁子澂而天次適柳景濂次在
室而天先生事實自降生之年以至十年參奉公錄
之詳矣十六歲乙酉至四十歲己酉先生之手記存
焉十一歲至十五歲則有不可攷者而庚戌歲以後
則先生自以二親違養常忽忽不樂無復事於課日
點綴盖有絕筆之意矣其德業之盛文章之妙日以
益新然皆散出而不見其全惜哉小子子澂受知門

下既厚且親薰炙於警效之間者盖有年矣所以詳
其本末始終之如何而乃敢敘次姓系官閥志行道
德出處事業之梗槩而若其精微之奧節尚之高初
非淺識所及而亦不可容易名言自有觀者詳之矣
嗚呼其可誣哉同志之士亦幸恕其狂妄刪其繁而
補其略則庶先生之道有所不泯也 皇明嘉靖四

十年至月望後日門人濟州梁子澂謹狀

門人鄭松

江孝諫懼先生之道德操行久而泯晦議所以撰成
行狀僉議咸推於子澂曰君早入先生之甥館身親
見其動作規矩且薰炙於道德光輝既厚且久則惟
君據撫諭揚以旃來後不亦宜乎子澂不獲辭乃撰
次如右

行狀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自號河西蔚州人金氏之源蓋
出新羅其顯自鶴城府院君德摯始曾祖諱義剛司
醞署直長同正妣南陽洪氏祖諱九從仕郎金溝訓
導妣孺人金氏繼朴氏金氏考諱齡 義陵參奉妣
孺人趙氏參奉公孝謹好善有古君子風夫人配德
無違先生其嫡子也生而端正風神秀朗迥異常兒
及期疾病父母飼以藥雖苦必吞數歲行必整履不
由側徑寡言沈默惟以書冊翰墨爲事雖竒玩之物
飢寒之至初不介諸心也人已異之嘗手劈蔥皮次

第必盡乃已參奉公訊其故先生敬應曰欲觀生物
之理未幾文詞日就氣像深遠監司趙公元紀聞名
招邀稱以儷語先生對益竒是日聲樂輟葛又超然
若無睹者趙公乃以長城神童天下文章試諸生名
遂大振九歲服齋竒公導南歸見之曰子真其人後
當爲 世子之臣蓋以當時 仁廟聖德夙著故云
嘉靖辛卯中司馬間遊大學時經黨禍未久士習淪
薄先生獨與退溪李先生相得往還講劄不舍庚子
登丙科隸承文院旋賜暇讀書拜弘文館正字陞著
作癸卯以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世子素聞先生名

於是同德契合恩遇甚至或臨直廬問難從容而罷且賜朱子大全一帙諸寮名公莫敢望焉陞副修撰會東宮失火先生慨然上劄陳修省之道略曰自古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爲本蓋必親賢才可以專輔翼而攝教化必正士習可以明彝倫而厚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士林無不愆其冤枉然而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殿下一念之疑下以洒諸臣九原之忠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則論者又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殿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反躬以察之

隨事以驗之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操存深惟致災之原痛自刻責惟日惕厲格其動天之誠盡其接物之心要使本原澄清表裏皆實無一毫私偽以雜之則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渝之士習振已解之紀綱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虞矣辭意剴切蓋中廟自此益知靜庵諸賢之冤頗示悔悟而厥後申請者益衆先生有力焉冬陳乞養老得玉果縣監爲政務順民情一境便之乙巳詔使張承憲至以製述官召時仁廟新卽位中外想望太平咸欲畱先生補拾袞闕乃辭以親齋七月上

賓天先生在縣粹聞 國計悲痛幾絕仍溝疾解歸
久之除成均館典籍工曹佐郎皆不就己酉丁參奉
公憂先生哭泣哀毀殯斂葬祭克盡情禮至於喪服
衽經必使屬幅加分一如古制辛亥母夫人繼卒居
廬六歲未嘗有戶外迹服闋復以校理召即上箋辭
疾有曰論思失職曾汗背於經筵輔養迷方重覩面
於講院恩彌隆於海岳報未效於涓埃哭勛華之未
幾失怙恃而無及攀號隕絕頓無望於生全疾病支
離幸僅免於死滅 明廟諭以君臣大義促令就職
先生亦極陳危苦難進之狀甲寅除直講仍賜食物

並辭至庚申春忽示憊屬當上元命家人具牲酒薦
于家廟整冠危坐事訖又使勿用玉果以後官爵遂
考終于長城麥洞里之舍壽五十有一寔正月十六
日也 上驚悼特命致賻先生既秉其天賦之美清
明溫粹曾次灑落超乎事物之表矚然而不滓人固
識其爲清池芙蓉而至其立志素高加以窮理主敬
謹思明辨之功幾微益著養以守死善道知命敦仁
之趣涵泳乎道義發揮乎節操譬如窮冬大雪天地
閉塞昂然爲獨青之松柏則鮮有知其所蘊者也初
奇公遵獎愛先生約俱至漢師而不果遺以內賜筆

河東先生全集
先生心知其賢匱而識之逮慕齋金文敬公按察湖
南一見便以少友號之又曰真是三代上人物先生
就受小學講問不懈其大本已立矣及後傳授諸子
殆已十年不欲遽易以他書平生精力專在大學兀
然端坐而讀之幾過千遍然於其旨反復紬繹不得
不措嘗語學者曰一部之中體用具備條理不紊舍
此無以進道矣又曰不讀大學欲看諸經猶不築基
本而先作室屋只好一時之觀美也又曰讀此書無
疑者未必實然苟字字研窮句句思量竟句未透參
以或問久將見冰釋之効矣既而於語孟詩易用功

深至而又曰得力莫如語孟此晦翁端的語也篤好
太極圖西銘以謂圖說義理精深西銘規模廣大總
之不可偏廢玩索不已間讀家禮闕文疑義輒加修
正亦皆精當至其自持則必以敬為一心之主宰日
用動靜之間辭氣安重視聽端直表裏如一無少間
斷而所以審察情意裁處事物者又輒揆之於義嚴
於古今善利之辨尤謹於理欲公私之分精微的當
靡不體究然猶不敢以此為得其詩曰身心內外敬
兼該事理知行義總裁立本切須常戒懼研幾何有
費安排其言有物而行有常者亦略可驗也其教學

河內先生全集
者皆有規程自天命太極之妙以至人倫孝弟之實
性情中和言行忠信本末具備而亦必使之專主於
小大學諄諄勸戒終始不倦或謂當務篤行而略於
知者先生曰知之不明行之必窒或謂當務直內而
遺乎外者先生曰外不整齊則內必怠慢又有欲求
喜怒哀樂於未發之前者先生曰此已經先儒所斥
不如持敬涵養察之於動以致相須之功又有謂儒
釋上達處同者先生曰老佛之教本無天理至於朋
友講習益加規正徐花潭敬德有觀易吟曰書不盡
言言外意仲尼非獨絕韋編先生憂其啓後學頓悟

捷徑之弊步其韻以證之李一齋恒嘗遺竒高峯大
升書以謂太極陰陽是一物盧蘇齋守慎亦主羅整
庵之說以謂人心道心是體用先生乃曰人心道心
是全就動處言太極陰陽既有道器之分則恐不可
謂一物及退溪先生有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論高
峯溪疑之每就先生質問肯綮得蒙印證然後沛然
自信先生纔歿而高峯乃克貽書往復多用其說蓋
其平生議論不惑新奇不事辨勝而要之歸趣理明
義精平易的確無不折衷於晦庵焉然猶不敢以知
道自居其言常若不足者間以詩贈門人曰天地

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潛心勿向他歧感慰此摧頽一病身其篤信聖賢不安於小成又可知矣先生少有經世之志其釋褐政當安老伏辜之後金文敬李文元諸先生亦稍稍彙征似有陽復之會而顧以時事更變姻戚二家爭權分門將貽國家無窮之患先生獨嘗深念而明知之遂以親年益高懇求鄉邑而去及以待 詔使入朝則邪正交疑禍機甚急尤無致力之地又乃默然徑歸蓋不待終日也未幾遭 仁廟之喪先生遂自大傷 二聖繼陟王室艱虞而適滯炎微終未報恩遇之萬一而以並伸其

志業及其或者具告以變故曲折於是驚號涕泣沈痛羸頓杜門引疾屏棄人間事不欲復爲仕進之計每於夏秋交節廢書止客悒悒不樂逮值 行香之辰卽入家南卯山中痛哭竟夕而返若無所依薄焉嘗作有所思篇吊中生辭誠愛惻怛辭氣激烈所謂尤憤懣而極悲哀者使人讀之不覺髮豎而心裂然竟莫測其何意也及其看書見前古治亂成敗之故率多奸人慙惡媒孽交作卒使君父而嬰大禍扼腕慷慨不啻躬親當之其剛大之氣忠義之發直欲以一身任萬世綱常之責者凜凜乎不可犯頗喜飲酒

河西先生全集
繼有吟詠以寄其趣嘗授門人梁子激楚辭因悲憤不自勝及讀宋史岳飛傳便引大白痛飲題一絕曰楚騷前歲喟憑心宋史今朝淚滿襟異代興亡那繫我自然相感謾悲吟仍廢卷飲泣歔歔久之其亦不能自掩矣然而雅性沈靜爲學務自韜晦阮窮而不憂每酒適豪氣始發感動旁人但又不至於亂耳以故雖在兇邪秉國之時先朝經幄盡歸芟夷而汙不敢有所加至於朝廷間採公議登薦林野之士自退溪南冥二公莫不被其繫維而亦得泯然無與然則先生之於陶靖節所以觴來爲盡不失顯默者真

可謂曠世神交也居家篤於恩義事親奉祭務竭其誠叔父耄歿於毒癘先生方罹巨創手自斂襲無所憚待妻孥和順濟以嚴正閨門之內斬斬若朝廷焉致隆君師如值國忌雖在私室設素食唯謹事慕齋甚加敬禮及喪爲製巾經以哭之其於少時質業者亦然平居嘿坐終日儼若對越左右圖書几案必整唯不近異端非聖之書待人謙恭未嘗有疾言遽色或講論到意會處欣然自得達曙不寐其有未究必扣諸人暇日和暖輒携五六冠童逍遙於竹林之傍蓮塘之上嘯詠而歸顧謂從者曰爲學亦必時時體

認浴沂庭翠底意思方能少進爾其被引接者穆然
如在春風和氣中無不注心尊慕之雖介冑方外之
徒亦多觀感至或論及朝政得失守令賢否則必正
容不言俾自愧謝其少不安於義者尤不敢須臾處
焉嘗以參奉公治命營立家舍悉用古寢堂之制燕
室已成猶以未奉神板久不入居落成之日人有言
工師所用衝椽近於僭者先生瞿然議所以改之無
所顧恤先生詩賦根於國風參以楚騷青蓮兄有所
感一發之於辭清而不激貞而不迫樂而有從容和
毅之風憂而少尤怨切感之旨皆所以理性情繹道

義寓幽憤其不出於正者寡矣 仁廟在東宮嘗賜
手畫墨竹一幅先生以詩詠之至今傳爲盛事蓋先
生既以一團天地摸寫聖德而 仁廟之必以是賜
先生者豈亦有意否耶此可與知者道也文亦疏暢
典雅稱其爲仁義人之言有散帙遺稿十餘卷所著
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厄于火至於天文地理醫
藥卜筮算數律曆無不通曉筆法端正嚴密真草篆
隸各臻其妙多行于世云先生娶驪興尹氏縣監任
衡之女生二男四女男曰從龍次曰從虎有賢行女
適趙希文次適梁子澂次適柳景濂次在室而夫從

河西先生集
龍等以其年三月癸酉葬于縣西願堂山先塋面南
之原其後三十年爲萬曆庚寅門人諸生創建書院
於岐山之下以俎豆先生又其後七十三年爲崇禎
壬寅今 上賜額曰筆巖戊申因筵臣續列先生道
德風節於朝命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學 世子左
賓客己酉又賜諡曰文靖蓋海東自殷師化述聖學
不明至我 中明之際治教隆盛羣賢輩出莫不以
洛閩爲準則然於道器危微之說尚多聽瑩者而先
生能自獨見大意不失其正出處之義愈鬱自勝國
之末以迄 本朝宗儒名賢往往致身於危亂之邦

周旋委蛇志欲扶社稷救士林身且不免而先生能
自知微守義遯世而無絀獨立而不懼由此觀之其
邃學高識知要反約固已造乎明正精密之域則斯
可驗晚歲功浚而清風大節治進亂退剛不折而柔
不辱尤足以增道義藝倫之重誠所謂海東無比者
矣然則先生之道始雖以運值險艱不復少行於當
時卒之遺馥餘韻能使頑夫廉而懦夫立庶幾被諸
天下後世無有利弊夫非君子之周于德者其能若
此也耶嗚呼盛哉先生既歿梁公子澂與二三同志
撰成行實以壽諸梓所爲尊美者甚至今先生曾孫

亨社以其紀述不簡事蹟頗漏乃越千里而至請改其藁以爲將來顯刻之資世采屢以固陋辭而屬之益勤肆敢不揆竊推退溪粟谷二先生所嘗稱賞闡發之意隳枯增益以復之後之君子其尚有所考信于斯焉 崇禎壬子十月日潘南朴世采謹狀

神道碑銘

并序

後學宋時烈撰

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忒有品差其兼有而不偏者無幾矣天祐我東鍾生河西金先生則殆庶幾焉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蔚州之金蓋出新羅金溥王鶴城府院君德摯其別子也以至于 本朝直長義剛

訓導丸參奉齡寔先生曾祖祖與考也妣玉川趙氏參奉公孝謹好善有古君子風先生生而形貌端正風神秀朗數歲行必正履不由側逕身外之物一不經意惟書籍翰墨是好嘗手劈菜皮必盡其心乃已曰欲見生理之本末九歲奇服齋遵見而異之曰子當爲我 世子之臣蓋 仁廟性質生知臣民咸仰其聖德故也稍長常穆然默坐儼若對越講論到意會處輒欣然自得達曙不寐其所造已深遠矣嘉靖辛卯中司馬時年二十二時經黨禍未久士諱學問之名先生與退溪李先生志氣相得往還講磨極有

麗澤之益焉庚子登第分隸槐院賜暇湖堂拜弘文
正字陞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毓德春宮聖學
日躋得先生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從容問難
且特賜書冊又爲墨竹以寓微意先生作詩以謝其
印本爲世所寶爲副修撰因東宮火變上劄曰自古
善治之主莫不以親賢才正士習爲本蓋必親賢才
可以專輔翼而養氣質必正士習可以明彝倫而正
風俗且如向來己卯之禍朝野無不愍其冤枉然而
至今不能開陳本心顯白非辜上以釋 殿下一念
之疑下以洒諸臣九原之憤而一有端言正色之人

則輒斥以小學之徒士習不正職此之由願 殿下
虛心靜慮深惟致災之原研幾於講學而致曲於存
察要使本原澄澈表裏皆實無一毫私偽以雜之則
邪正不難辨是非有所定可以起已淪之士習可以
振已解之紀綱教化之陵夷風俗之頹敗有不足虞
矣辭意剴切自此 中廟益知靜庵諸賢之冤頗示
悔悟而厥後申請者益衆卒至 仁廟初服快下伸
雪之命先生蓋發其機焉乞養得玉果縣監務循民
情一境賴之明年乙巳 詔使張承憲至召爲製述
官時 仁廟初卽位時議咸欲畱先生以輔新化而

河西先生集
時事顧有可憂者先生辭以親癘而歸七月 上粹
然賓天先生聞訃驚痛幾絕而蘇因以疾解縣任歸
自是凡有除拜皆不就連丁內外喪克盡情文至於
衰服之制一遵禮經喪除以校理召又上箋辭 明
廟諭以君臣大義先生亦極陳疾病難進之狀並辭
食物之賜庚申春忽感疾屬當上元命家人具時食
薦于家廟事訖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遂以翌日
庚午壽五十一而歿計聞 上驚悼特致賻儀先生
清明溫粹曾次灑落人以為清水芙蓉至其立志為
學也積之以窮理主敬謹思明辨之功則其造詣之

深人不能有所測知者矣蓋先生初從金慕齋受小
學書用功最深至於大學則兀然端坐而讀之至於
千餘遍反復紬繹不得不措自後雖以授門人弟子
未嘗以易此也嘗曰大學一部之中體用具備條理
不紊捨此無以進道矣不讀是書而欲看他經猶不
築基址而先作室屋又曰讀此書無疑者未必有實
得苟字字研窮句句思量則必有未透處如於章句
未透參以或問或問未透參以諸家之說久久必見
冰釋之效矣其於語孟詩易覃思實踐而曰得力莫
如語孟又嘗謂太極圖說義理精深西銘規模廣大

不可偏廢常玩索不已至其持守則必以敬爲一心
主宰日用之間儼然肅然辭氣安定視聽端直表裏
無間動靜如一情意之發獨先照於幾微事物之應
必揆度於義理善利公私之分益致其謹自其性命
陰陽之妙以至人倫孝悌之實體在一身本末備具
卓然乎大中至正之規矣故有言學當專務篤行者
則曰知有不明行必窒礙有言學當專治其內者則
曰外不整齊內必怠慢又嘗曰學莫如知行並進內
外交修至其證訂諸說之未安者毫釐必辨於花潭
則慮其弊流於頓悟之捷徑於一齋則病其道器之

混爲一物論人心道心則黜羅氏體用之說至於退
溪李先生有四端七情理氣互發之論高峯竒先生
深疑之質問於先生沛然無所疑滯遂以論辨於李
先生殆數萬言世所傳退高往復書者是也蓋先生
於道理洞然無疑叩之斯應若取諸袖中而與之而
無不曲當故雖以退溪之精密亦屢捨己見而從之
文元公金先生以先生說考證禮書者多有焉先生
論議不惑於新奇不亂於繳繞平正明白使人易知
顛撲不破然未嘗以知道自居常若有不足者嘗有
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先生識趣

大槩此可見矣先生少有經濟志當安老伏法之後
金慕齋李晦齋諸先生稍稍進用而先生獨見幾微
卽有斂退志及 仁廟賓天驚號殞絕如不欲生杜
門自廢屏棄人間事頓無送往事居之意每值七月
一日輒入家南山谷中慟哭竟夕而反蓋當時不敢
問故只自隱痛於心而未嘗形諸言語人終不能知
也嘗作有所思吊申生諸詞寄意激烈一篇之中屢
致意焉讀之者自然髮豎而膽裂然竟莫測其旨意
之所在也歷覽古今至奸臣媒孽使君父嬰其禍者
必扼腕慷慨不翅躬親當之者蓋以一心而函三才

造化之妙以一身而任萬世綱常之重者終有所不
可誣者矣其家政必以正倫理篤恩義爲主閨門之
內和順雍睦而濟以嚴整入其家者如入治朝焉飲
酒微醺繼以吟哦音調洪暢令人莊以和暇日必携
冠童逍遙徜徉顧謂諸生曰學者時時體認沂水庭
翠氣像然後方能少進爾後學之被其引接者如襲
春風而覩慶雲也其述作根於風雅參以騷選李杜
凡有感觸一於詩發之清而不激切而不迫樂而不
至於滯憂而不至於傷皆所以理性情而涵道德其
疏章通暢典雅必以理勝真仁義之言也文集若干

編行于世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諸作逸而不傳
惜哉至於天文地理醫藥占筮筭數律曆無不通曉
筆法勁健絕無妍媚態所謂德性相關者然也配尹
氏縣監任衡女二男從龍從虎三女壻趙希文梁子
激柳景濂也從龍男仲聰參奉無嗣從虎察訪男南
重其子亨福亨祿亨祐亨社二女壻李奎明奇震發
也亨福男昌夏泰夏亨祐男器夏亨社男鳴夏大夏
其出後亨祿者仲男也昌夏生翼端斗瑞時瑞泰夏
生天瑞地瑞元瑞鳴夏生致瑞李壻男逸之實之苾
之密之佶之奇壻男挺然挺之挺漢內外曾玄摠若

千人以文行相尚其年三月癸酉葬于長城治西願
堂山先塋向陽之原門人創書院以享之崇禎壬寅
顯宗大王賜額曰筆巖復命贈吏曹判書兩館大提
學謚文靖道德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嗚呼 聖
朝崇報之典至是而無遺憾矣蓋海東自殷師世遠
聖學不明至我 中明之世治教隆盛莫不以洛閩
爲準則然於道器危微之說尚多聽瑩者而先生自
能獨見大意學問思辨直尋正脉 本朝宗儒名賢
往往致身於蔑貞之際周旋委蛇志欲扶社稷救士
林身且不免而先生自能知微知彰邈世無悶以沒

其世由是觀之其明知達識超乎事物紛糾之表而
深造厚積進乎精密正大之域至其清風大節聳動
震耀使之頑廉而懦立則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然
而本之則實根於道學之正然則人不可以不知道
而欲知道捨學問何以哉世徒以節義論先生者可
謂淺之爲知也銘曰

達道有五君臣父子此其大經欲盡其理盡究聖經
有知有行學問之道實在於是捨是曷程於惟先生
天賦之異質粹氣清志豪力雄勇邁終古廣大高明
既極羣言反以約之允矣集成君臣之義父子之仁

各得其貞其所及人沛然旁達式圍式型世道人文
天秩民彝炳如日星循古訖今計功論德孰與先生
聖朝褒崇多士尊慕岱宗魁衡願堂之陽銘此豐碑
維千萬齡

墓表

後學金壽恆撰

先生諱麟厚字厚之自號河西金氏出蔚州鶴城府
院君德摯其始祖也曾祖直長義剛祖訓導九考參
奉齡妣玉川趙氏先生以正德庚午生生有異質甫
齟文行已若成人奇服齋遵見而曰子真 世子之
臣時 仁廟誕降纔數歲有生知之德故云金慕齋

安國亦竒愛之目以小友先生遂就受小學嘉靖辛卯中司馬游太學與退溪李先生相琢劇庚子擢大科始隸承文院俄賜暇湖堂拜弘文館正字轉至博士兼侍講院說書 仁廟在東宮久聞先生名所以眷遇甚至至臨直廬問難手寫墨竹賜之又賜朱子全書他寮屬莫敢望焉先生亦感激思效陞副修撰上劄白己卯諸賢之冤乞養為玉果縣監蓋 中廟之末禍機已兆先生意實在色舉也乙巳 詔使來吊國哀以製述官赴召朝議欲留碑新化先生以親瘠辭及還聞 仁廟曩夢益驚號隱痛即棄官歸遂

不復仕居常澁卧一室至遇 孝陵諱日輒入山谷中慟哭竟夕而返 明廟屢下除旨又以校理特召終不起以庚申正月考終于長城麥洞里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爵越三月葬于願堂山先兆學者建祠以俎豆之 顯宗朝賜額筆巖書院又贈官吏曹判書大提學謚文靖先生天稟絕人志學甚早及居閒既久允一意覃研蓋其稟也高故知之明其學也精故擇之審其於道德性命之奧能獨見大體有一時諸儒所不及以故最為退溪所推服後來如金文元長生訂禮書亦多從先生說即其所造可知已然先

生平生不敢自信一言一動無不質之經訓而折衷於洛閩焉是以其所論著粹然無雜其體之心反之身而行之家邦者一於光明正大迨其晚節德日新而業日廣則表裏洞然徹視無間若究其樞要則實本於敬直義方之大法也然先生謙虛沈晦不求異於人人亦無能名焉跡其超然物表則以爲湖海之豪酣觴賦詩則以爲栗里之風思君念國極悲哀憤懣則以爲楚澤牢騷之流若乃誠積力久守死善道以立乎其大者而無媿古聖人所稱則鮮有窺其際者矣嗚呼是豈易言哉夫天之生聖賢也不偶 仁

廟以堯舜之聖膺五百之期先生之生適會斯時庶幾哉明良同德以措世邗隆而不幸事乃反覆使斯民不得見在宥之盛茲固遺恨千古者而天之意亦難諶矣然先生以一身而任彝倫之重精忠大節可以貫金石而質鬼神雖其沒之久而聞其風者豈夫爲之垂涕其扶綱常樹道義以棟幹乎宇宙者奚特海東一人哉雖謂之百世之師可也天之所以生先生意其在斯歟嗚呼盛哉先生配驪興尹氏有二男四女男從龍次從虎察訪女適府使趙希文縣監梁子澂察訪柳景濂季天從龍子仲聰參奉無嗣從虎

河西先生全集
子南重有四男亨福亨祿亨祐亨祉從虎南重俱有
賢行內外孫今至數十餘人嗚呼惟魄歸土惟精爽
在天陵谷或遷日星常鮮斯其為河西先生之阡

墓誌銘

并序○增

後學金鍾厚撰

有明嘉靖三十有九年庚申正月十六日庚午朝鮮
故玉果縣監金麟厚厚之卒是為河西先生蓋我
仁宗大王卽祚甫八月奄忽陟遐先生在縣奉
諱隕絕乃蘇尋移疾歸杜門田廬累除官不起十有
六年而終遺命勿用玉果以後官銜後一百有三年
國家贈先生吏曹判書兼兩館大提學諡文靖道德

博聞曰文寬樂令終曰靖有神道碑於_{奉天}文正公
時烈記之有曰國朝人物道學節義文章兼有而不
偏者河西先生殆庶幾焉至是先生之六代孫直賢
等謀為壙誌徵文於鍾厚鍾厚謹取碑文參以先輩
記述而為之言曰先生之先蔚州人系出新羅王子
鶴城府院君德摯至本朝徙家長城考諱齡義
陵參奉妣玉川趙氏先生生有異質目光映人八歲
為按使試藝號為神童嘉靖辛卯我中宗二十六
年中成均試時年二十二庚子闡文科隸承文院賜
暇湖堂拜弘文館正字轉著作博士兼世子侍講

河西先生全集
院說書 仁廟時在東宮有聖德得先生大悅往往
親至先生直廬與之討論手爲墨竹賜之陞副修撰
會東宮失火先生上劄于朝極陳修省振作之道且
言己卯諸臣死非其罪 上頗示悔悟而至 仁廟
初服亟雪己卯之寃則先生蓋有力焉於是外戚居
中用事事有可憂者先生乞邑而養親出玉果乙巳
有 詔使至召爲製述官時 仁廟新卽位中外想
望太平衆欲畱先生輔贊化理而先生遽還縣未幾
仁廟上賓而先生去官士禍遂大作自是連除成均
館典籍工曹佐郎皆不就己酉丁參奉公憂辛亥又

丁內艱先生喪之哀與禮盡正俗制喪服柩經之謬
遵參奉公遺訓起正寢以奉祭祀癸丑除弘文館校
理論召甚至亦不就甲寅除成均館直講賜食物并
辭不拜每歲夏秋之交輒痛飲酒不省外事至七月
初吉卽 仁廟諱日也携酒入家南山中一觴而一
痛竟夕乃返嘗作古體詩有柏舟在中河之句及爲
吊申生辭寄意激烈讀者悲之先生爲人冰清而玉
溫氣宇高遠迥出塵表其爲學之規讀書之方一循
程朱子成法而深造厚積正大光明於道早見大意
病徐花潭之學流於頓悟辨李一齋之混一道器至

退溪李文純公則先生嘗同遊太學相得歡甚而及退溪有四端七情分理氣之論竒高峯以質先生而辨晰之云先生有時微醺繼以吟哦音調洪暢暇日携冠童逍遙竹林蓮池之間顧語曰學者時時體認浴沂庭草意象方有進爾少善詩賦適雅無雕飾筆法端勁旁及天文地理醫藥筮數之類無所不通有文集若干篇行于世而周易觀象篇西銘事天圖佚而不傳惜哉先生娶驪興尹氏縣監任衡女舉二男三女男從龍從虎察訪女婿府使趙希文縣監梁子澈察訪柳景濂從龍男仲聰參奉無嗣從虎男南重

南重之子亨福亨祿亨祐亨社曾玄以下至于今持守文獻不替朝廷屢錄用之云銘曰
孔孟之學夷齊之風合爲一人文在其中我竊聞之
于華陽翁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一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二目錄

敘述 六十五條

祭文 三

祝文 三

詩 三十九首

上梁文 二

跋 一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二

敘述

先生方面清揚風神秀朗簡重寡默德器夙成崔新齋亟稱其秋水冰壺

金慕齋一見號為小友朴訥齋謂人曰自古奇童無令終者唯此人當令終也人皆謂其有知人之鑑

先生與李一齋恒李退溪混竒高峯大升諸先生極論太極往復辨析以理為主學者皆宗之大抵世之學者皆知功名利祿之為貴汨汨忘返而先生挺然自立一以道義為倡好德之士往往從而和之稍知

向方先生之功至此為甚大門人盧
先生所交游皆一世知名之士方以道義相尚乙巳
丙午之間仁廟東宮舊僚竄逐誅殺殆無虛日先
生時雖在外而人甚危之害終不及此彌遠侂冑不
能下手處

先生自幼立志甚高不為世俗學謂人皆可以為堯
舜而自勵焉其教人亦未嘗不以聖賢為期嘗有詩
示門人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潛心
勿向他歧感慰此摧頽一病身其不敢安於小成而
必欲求至於其極者如此門人奇
諫錄

先生處家有孚威如內外僮僕各服其事小有怠慢
不敢寬貸閨門之內嚴如朝廷聞人有喪葬患難賻
問賙恤未嘗後於人

先生與人言都是一團和氣及其醉後題詩便豪氣
發越每見遠近朋親請受折簡則不計交分淺深隨
情寫給見之者或多或少不悅之色亦有所不憚此亦可
謂有仁者氣像也門人
溫錄

先生幼少時參奉公作教訓皆格言至論積成卷軸
先生為學蓋有所自也

先生年九歲文名大振服齋竒先生遵下南鄉致而

見之撫愛稱之曰真是奇童也汝當爲東宮之臣也贈筆一枝先生以木爲匣書其面曰服齋先生所贈也因以爲篋笥之珍歷兵火過三世猶存焉先生年未成童嘗見孔子不學詩無以立之說卽就詩經讀之精熟至如國風讀大文大註十遍並小註一遍至於千遍則小註亦至百遍矣

先生中進士後爲父兄所勸往來京洛出入泮宮人或謂放於詩酒偏於清虛而不知天資清澹心神和泰有油然自得之趣也蓋其著理之功造道之地日就高明學益精密惟與退溪李先生一見契合相與

從游及先生以副修撰乞暇歸覲時退溪贈詩云我昔與子游泮宮一言道合欣相得後又贈詩卜成溫曰河西當日頗清虛晚歲功深學邃初若知退溪之言不妄則可知先生之學殆已到至處也

先生初學於新平宋先生純又出入于新齋崔先生山斗慕齋金先生安國二先生之門至於慕齋特致敬禮慕齋亦眷眷稱許至謂之三代上人物慕齋典文衡時先生登科卽直拜弘文館正字皆其薦焉仁廟嘗內賜朱子大全先生研朱點節讀之不輟七月一日乃仁廟升遐之日也先生每於是日持酒

入山中飲一觴而一哭終日痛哭而返
先生在玉果時漂到華人仰見先生風儀題詩曰蒲
鞭掛壁春長在夜犬無聲月掩扉其爲上國之士所
歆慕如此

先生嘗讀太極圖說西銘等書玩索精熟至於千遍
嘗曰濂溪圖說道理精明文簡意足張子之銘規模
廣闊不泛不漏若天資大段高明則先從太極上用
功不然則且理會西銘以及乎太極太極德性之本
領西銘問學之綱紀要之終不可偏廢先生訓誨後
學必使先讀小學次讀大學一從朱文公成法循循

以進不令躡等故一時從事詞章者不往焉其篤信
先生之教專意性理之學厭俗學古終始不變者若
千人

先生膠連竹筒有如圓天之形用白粉畫於其上如
日月星辰執北極環以周回有如左旋之象

竒高峯以病退于鄉則每詣先生討論義理精粗巨
細出入經傳無所不至高峯與退溪爲四端七情理
氣之辨每就先生論難精究而往復焉先生唯恐名
聲之出外終無一言及於其間故人不知先生亦參
辨論之間也

一齋嘗以太極陰陽為一物高峯非之一齋遂作長書極論太極陰陽一物之意送於先生使之傳致於高峯先生見其書與一齋小東略論道器高峯得先生此東並與其所與一齋論辨往復書取正於退溪退溪答曰湛翁雖只有寂寥數語亦已見其大旨云

先生立齋先隴側扁之曰湛仍自為號後改以河西

高峯嘗就謁先生鄭隲亦從之及還高峯問曰河西如何鄭答曰似非塵世上人物也氣像有三代之風矣高峯稱善觀云厥後鄭謂余曰河西面貌世間未見其相似者嘗見君臣圖象李太白面采唯恰似也

言之亶亶不已

鄭松江澈少時嘗就謁先生見先生眼如曙星精采射人風神灑灑不覺膝之自屈歸語家人而歎曰如吾師高峯真是超出等夷然若比於河西則如炭翁云爾

萬曆辛亥尹月汀送人欲見余一造焉敘懷從容仍語及河西先生起而言曰叔獻生時每稱河西出處之正海東無與倫比云

先生天稟純粹氣質高明宵次灑落微辭奧理不學而能自悟階級不差規模甚正滾得洙泗濂洛之脉

遭時不幸退遁山林一退之後若得其所油然自樂
稱以病廢杜門每於春秋花月良辰美景輒携五六
童冠徜徉於疎林之下嘯詠歌詩尚談古昔有知命
樂天之志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之趣及其歸也
一室泠寂默然靜坐瞑目深涵象理之奧蘊了了乎
胸中至被發問則開顏討論春風和氣自見於談笑
之間高峯微言之繹栗谷大節之正信知言矣門人吳希

吉錄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
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三千子游於聖

門非不多且賢也顏子獨以是見稱先生生於絕世
之下其沈潛純粹之資學問精微之蘊蓋與古人無
不脗合焉其在聖門則曾子之所稱豈獨於顏氏為
然哉嗚呼盛矣

先生餘功在於詩文今編集見其遺稿雖脫口肆筆
之餘亦無非道德忠孝之發有德者必有言吾於先
生信之矣門人申覺錄

先生嘗寓居玉川之鮎巖村子激請受大學或問及
太極圖解二冊第一二張皆脫落先生就補之至於
輯註與夫圖解中大圈小圈陰陽交系之畫如展本

而摸寫之無毫髮差誤便見先生用功精到處門人

錄

吾道不幸先生奄棄斯世凡在後學孰不傷痛况如
升者猥蒙先生之俯就辱知辱愛情分已深方將仰
之如山斗庶祛蔽惑何意遽至此極耶方寸摧裂難
以自喻昨者又縻私故不得畱拜執事之後以伸微
悃尤覺罪恨且誤承禮制之問不能詳對此是平生
講學不明之所致慙汗亦極高峯與先生
護容所書
此有河西先生金公家長城與樊廬只隔五牛鳴大
升之罷歸正欲依此先生以講舊學而此先生忽於

正月十六日遘疾觀化斯道之不幸孰大於是而大
升之不幸抑又甚焉每當思索有疑無處告訴輒思
此先生不可得見矣悶默含痛不能自抑想先生久
與相知聞其訃音必傷慟也高峯集

金河西芹宮玉堂相與周旋其人游於域中而放懷
物表中年頗為詩酒所壞為可惜而聞其晚年畱意
此學近方得見其論學文字其見識儘精密想其閒
中所得如此甚可嘉尚而遽為古人聞來悲痛又非
尋常之比也李文純
退溪集

覺得黃霧二十年間唯金厚之出處甚高大臣啓於

河內先生集
宸聽宜褒獎以樹風聲

李文成
栗谷集

嘉靖庚申二月六日 傳于李重慶曰金麟厚處致
賻事 傳教麟厚蚤有詩名詩文甚高登庚子科後
以弘文館修撰便養授玉果縣監乙巳冬以病棄官
退居長城縣朝廷前後除拜皆不就其為學主程朱
之教研窮性理之原心存禮法痛自刻責然務為韜
晦平居不自表異人視之若無繩撿者吟詩飲酒而
已其第專主祭祀正寢左右夾室為男女齋所一依
朱子遺制既成有少不如意者則屢改性寡言然後
進有請教者諄諄以義理為說庚申正月卒年五十

一李楨龜
巖集

金河西麟厚五歲能綴文筆法亦奇人稱神童中嘉
靖庚子第以修撰除玉果縣監 中仁二聖繼陟謝
病歸田里不復出 明廟一嘗以校理召之不就
柳希春竄北就別曰君遠謫妻子無所依君之弱子
吾當取以為婿君無念焉柳子景濂不才且年歲與
其女不稱而竟取為婿

李廷毓東
閣雜記

金河西經學精透而大節偉然

鄭松江嘗出入金河西之門慕其為人稱道大節出
處之正後世不可及云

金文元沙
溪語錄

竊聞前輩長者論乙巳名賢莫不以河西為稱首蓋以河西見幾於急流中不埃終日而得為元祐完人也學問文章既迥出當世而翰墨餘技又得顏柳遺法足見稟於天者全恨不並生一時接風槩而聆緒論九原可作微公吾誰與歸申文貞象村集乙巳之亂知幾而作者金河西一人卓乎不可及已

象村山中獨言

河西清水芙蓉光風霽月也出處之正無與公比者

栗谷豈欺我哉安邦俊牛山雜錄

金河西清風異骨夏出流俗少時受知 仁廟恩遇

異常自乙巳以後絕意人事有同槁木死灰每值七月諱辰輒前期携酒入山號哭無節先子平日嘗所豔慕有詩云年年七月日痛哭萬山中蓋實跡也

鄭弘溟疇卷漫述

河西人品甚高問學文章皆超然自得早年退休屢徵不起鄉里薰其德而善良者甚多梁松川應鼎氣蓋一世見公則不覺屈服敬承聲教不敢出一言嘆嗟彌日曰厚之今之顏子也

仁宗元年乙巳五月以金麟厚為修撰麟厚幼稱神童長博學天文地理醫藥卜筮律呂度數尤精於性

河內先生全集
理及入春坊 上與語大悅恩遇日隆或親至直廬
從容問難 上素多藝不欲表見於人而獨於麟厚
賜墨竹畫以示意至是以 詔使製述官竣事還仍
請歸覲時議咸欲畱之以輔新化而麟厚竟以親病
辭歸 國朝寶鑑○以下二十七條增

先生嘗以紫硯一面授子澂子澂珍藏為家傳之寶
世稱服齋授筆於先生者同一美蹟焉

新齋崔舍人山斗編管同福十五年先生自長城就
學往來必休憇瀟灑園與家君為道義交且愛水石
之適軸至則或逾月忘歸討論經籍優游徜徉之餘

輒吟美其幽趣一觴一詠愈醉愈多其四十八詠及

其他諸律以粉墨手題于壇壁上至今猶存 門人梁

先生自幼少時老莊異學初不畱目蓋先生氣質之

高本如是也胸中灑然自無一點塵俗冰玉如也鳳

儀如也似非人間人物慕齋亟稱曰真三代人物也

放懷物表天資使然而先生於吾學纔著力輒透徹

而論學之精密乃其素事但不能諄諄師表自處有

懷則詠於詩有感則寓於酒如有來求者自見先生

氣像德儀穆然如在春風中令人不覺鄙吝之自消

也 門人吳希吉錄

少日往候先生于百花亭上百花亭先生外軒名仰見清風逸

韻輝映傍人扶醉散步望若神仙心竊慕之一生願

學而若其不離繩墨之中則未之學也門人鄭

金河西晚年所見甚精論說義理平易明白先生甚

稱之退溪言行錄

公少受業於金河西之門公既受其提誨觀感者深

平生尊慕以為其出處大節雖退陶莫及云公嘗與

河西聯句河西曰秋霄低薄暮別意醉中生公曰前

路崎嶇甚相畱多少情鄭文清松江集

河西先生金麟厚湖南人也年十八九來京師時七

夕試士泮宮容齋李荇為大提學賦以七夕為題河

西入二上格為魁容齋竒之以為人與辭俱玉但遐

鄉弱冠人文章早詣如許頗疑其假手他人俾居之

泮宮出七題以試之其中益賦盈虛賦是也至今為

東人傳誦及登朝歷敷惡姦人擺權棄官而歸柳夢寅於

于雜錄

成守瑗成運皆隱而不出李滉退居禮安徐敬德遷

于花潭金麟厚曹植李恒之幽棲遠遁莫非乙巳之

禍有以激之也趙文烈重峯集

鄭林塘惟吉賜暇讀書于東湖與李退溪滉金河西

麟厚同薦一時推為冠冕金文正清陰集

金河西麟厚字厚之嘗以玉堂兼春坊特被 中仁

二聖恩遇 仁廟在東宮時至臨直廬問難手寫墨

竹賜之 中廟末年乞養為玉果縣監聞 仁廟暴

薨即棄官歸長城遂稱蹇濕不出戶庭 明廟以弘

文校理徵之應召登途於行路載數石酒路傍村店

有竹有花輒下馬引酌十許日所行纔數日程及酒

盡稱疾不行終其身不仕常以六月晦前至七月之

終痛飲沉醉一切不省人事遇 孝陵諱日輒入山

谷中慟哭竟夕而返蓋有至痛於 仁廟上賓之日

而為難言也庚申正月卒年五十一遺命勿用玉果

以後官爵朴東亮寄齋雜記

同春宋先生病中命其孫炳遠書高山仰止四字揭

之壁上曰九翁可以當此又書一條清冰四字揭之

壁上曰此先輩欽尚河西栗谷語而今世未見如此

人宋文正同春集

河西先生之學問道德節義文章卓乎不可及也

宋企村純嘗與吳一相謙語及辛卯司馬榜歷數成

大谷運徐花潭敬德金河西麟厚白休菴仁傑吳相

大驚曰一榜中何多賢者耶

文定之世金河西麟厚安鈍菴鮑林石川億齡優游
外服時人謂之湖南三高安邦俊牛山集
顯廟在春宮時 孝廟嘗諭之曰人臣有似奸而實
忠者有似忠而實奸者當察其秉心之如何耳 文
定大妃在東朝而 仁宗有不安節金麟厚請同參
議藥藥房以非其職拒之麟厚至發聲扣曾以請之
又請 仁宗移御他宮以調養之觀其事則似出於
離間母子罪不容誅而人莫不服其誠忠光海時
仁穆大妃在上而鄭造尹訥請光海移御他所其跡
與麟厚彷彿而其心則逆也 仁宗惟以不見不是

處為心而麟厚不顧一身利害急於保護 聖躬至
以議藥移御為請光海有猜疑之心無誠孝之行而
造訥乃請移御激動君心以為固寵媒爵之計此所
以跡同而心異者也鄭載崙聞見錄
河西沒後嘗有反築之誠而世嘗諱言河西之節義
久益悲憤徒步往來於錦江之齋共折書邀邊公以
中倡立祠宇屬梁子激狀焉河西先生得專不朽之
美者皆卞壺巖之力也下成溫事實記
孝陵禮陟之日金河西麟厚竟夕愀然無所依薄嘗
有詩曰君年將向立我年欲三紀新歡未渠央一別

如弦矢我心不可轉世事東流水盛年失借者目愴
衰髮齒潛潛幾春秋至今猶未死柏舟在中河南山
微作止却羨周王妃生離歌卷耳海東名臣錄

先生監玉果也有以二田界上一柿木相爭而訟者
先生令甲邊枝結子則甲主之乙邊枝結子則乙主
之二人如其令中枝結子者任其無主先生既遞歸
二人思之雖其各一邊枝亦不主名之曰河西柿果

聞記

先生以玉果縣監為陞補試官赴南原府得趙月溪
希文試製奇之見其人尤奇之妻以女南原記聞

一齋問學之功勝似南冥見理未周而自信太過如

河西高峯皆視同後學而皆教之金文簡農巖集

金河西贊詠朱子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

陽真真之一字下得最好又曰確哉言乎其不可以

改評矣金文康淵集

明廟乙巳奸凶得志斬伐士類蓋非士大夫立朝之
時也其時諸賢所處不同河西卓立無以尚之後之
人臣如遇乙巳之時其見幾早者當以河西為師韓元

震南塘集

金河西詩曰天地中間有二人仲尼元氣紫陽真觀

此一句可知為有道者言矣

李文正陶菴語錄

冰壺秋月玉色金聲士林稱以河西先生

朴光一遜齋集

常尊慕河西曰先生外似疎曠內實有學問之力觀

其說禮處不可但以節義論之吾竊慕焉

金信謙禮集語錄

河西其天分學識及出處大節比之已祀諸賢無不

及或反有過之者故前輩多有可祀之論不但陶菴

屏溪曾聞九翁遂老語錄中亦有之云矣

金亮行止菴書

祭文

奇大升

維嘉靖三十九年歲次庚申三月初七日後學高峯奇大升謹以酒果奠于近故河西先生之靈曰嗚呼

先生至於此耶微言將誰使之繹後學將誰使之覺

耶甚矣吾道之衰也世豈復有斯人也哉余之以病

而歸也庶幾依先生以祛蔽惑孰謂其遽至於此耶

何天之不可恃也至於如此耶嗚呼先生今將返于

真宅矣從游之樂慕用之懷已矣已矣奈何奈何敬

奠一觴永訣終天嗚呼痛哉

又

盧禎

嗚呼厚之今我來思今我來思公則何之我言莫應

我酌不酬宵如聞如今古悠悠公之生世實稟間氣

之材之美靡所不備公自若無其外如愚早脫羈馬

河西先生全集
任真自娛唯所希者賢聖之徒耿耿此心不忘須臾
一疾不起奈何天乎嗟嗟來世其有知公也夫幸余
凡劣托以忘年景仰高風自視茫然顧有義分終始
敢昧今迨再暮乃始躬酌宿草之淚吾寧不灑

又

鄭澈

嗚呼先生清水芙蓉之德之純吾無間然出為瑞世
之麟入為輝山之玉謂先生出處之宜者是餘事耳
古則不知海東千載唯吾先生

筆巖書院春秋釋菜祝文

門人徐台壽

忠孝之純道德之全智淵義精炳幾勇退養疾丘園

晚益高明遺風餘韻聳動後學歲薦香火冀歆微誠

書院移建奉安祝文

宋時烈

高風峻節撐柱乾坤偉詞健筆輔翼典墳倫綱以賴
百世竒芬俎豆之地咸病湫傾今茲改作消吉妥靈
願垂休佑永享粢牲

移建後春秋享祀祝文

增

宋時烈

忠孝之全道德之純行藏遲速終不緇磷倫綱永賴
風流如昨後學尊尚敢薦牢酌

送金厚之修撰乞暇歸覲仍請外補養親恩

許之行

李滉

君不見鯤魚化作垂天翼九萬搏風竟奚適下有區
區斥鷃輩搶榆控地皆真樂又不見魏瓠種成實五
石不願爲瓢憂濼落何況作樽浮江湖却笑莊生未
甚達我昔與子遊泮宮一言道合欣相得君知處世
如虛舟我信散材同樗櫟富貴於我等浮雲偶然得
之非吾求風雲感激偶一時玉堂金馬接跡追時流
恩榮合沓謬所當歲月紛綸閱江浪道山同讀未見
書我齒已衰君方壯抽玄關發奧藏經世謀猷兮賁
國文章旨賜宮醞塵飛輕珍分御廚廩繼倉昔人已
云不敢當矧余焉能不愧顏秋風蕭蕭吹漢水我夢

夜夜白石青雲間青雲白石我尚阻海山千里君先
去君言欲作反哺鳥乞得專城有蟹無監處人生至
樂君有之具慶堂前舞綵衣此外萬事何足道儻來
軒冕如塵微不羨圖凌雲不須擁旌麾子真巖耕名
已振原憲蓬居道非吝須知王式本不來莫怪邴曼
終難進送君歸搔我首爲君歌薄薄酒相思莫惜寄
玉音我詩聊贈千金帚

次金厚之韻却寄

東觀雲蹤散幾年相思千里每依然只今世事勞人
甚羨子行遲厚之患脚痺因以爲戲

次河西韻贈金季義從虎

李珥

秋氣攪幽思無愁還有愁况值送佳客摻裾臨道周
典刑懷往哲形勝憶南州更切云亾歎丈夫雙淚流

次河西韻贈其子

鄭惟吉

河西看有子洛下慰離愁樹人千里幽明歲六周
韻追陶靖節賢比薛居州絃斷今誰續山高水自流

有人問河西詩酒

趙希文

吟詩因寄興愛酒為忘愁黃綺元安漢夷齊豈怨周
高名懸北斗往事感西州賴有斯文在派承洙泗流

又

死生知有命用舍豈曾愁後樂先憂范吟風咏月周
功程仰徽國詩法致夔州造詣無人識徒驚三峽流

書行狀後

梁子澂

河西生應世維岳降英靈道義千年重文章一代傾
因心敦孝友戀主盡忠誠實錄吾何敢抽毫只費精

又

顏賦沈潛質曾加篤實行春風吹坐暖霽月照心明
安樂富醒醉寒泉舍送迎悠悠千載上契合一存誠

又

謾賦歸來任病身經綸事業肯求伸鳴詩豈是攻詩

客寓酒非真嗜酒人共說好賢如好色從知憂道不
憂貧樂夫天命聊乘化萬古空留五柳春

讀河西集

高敬命

高矣河西子如天不可階斯人今寂寞此道已沈埋
寶稿披蘭雪虛襟罄沐濟文章方日下三復有餘懷

懷河西

鄭澈

東方無出處獨有湛齋翁年年七月自痛哭萬山中

正月十六日作

自註今日乃河
西栗谷諱日

湛老栗翁同日逝從前食素老難能出處各應殊霽
潦襟懷均是一條冰

挽河西

李恒

直入升堂士所稀研窮殫思盡精微寥寥千載尋墜
緒雖是云亾道自輝

哭金厚之

林億齡

有美生人傑無塵出壑水寬心一杯酒讀易十年燈
道喪嗟何托天高莽未憑淒涼湖海淚清曉寄歸僧

聞河西亾

盧守慎

之子無消息申君有計書平生寢門淚霑灑老萊祛
碧海春風起荒林暮景餘一經窮白首不復問何如

哭河西二十韻

河西先生集
往昔河西遇來遊洋上偕一言心莫逆熟視道無乖
下惠深藏介東方太枉諧銜杯樂賢聖握筆遠倡俳
氣得清明了誠無貴賤皆講求臻突奧誘掖歷梯階
軒冕非初尚松楸夏晚懷家新潞公廟食富庾郎腴
時議終歸老殊恩再乞骸優閒付公等顛沛媿吾儕
受命存皇樹浮生共大槐人傳已沉錮書到又風霾
愛德須箒易遺形從鋪埋修文據泉路作記赴天街
輯彙諸生漢箕裘二孝柴暮雲連鷲嶺落月照珠崖
論憶潛夫雅才慙幼婦佳遐情哭宿草絕望撫新楮
徐酒虛頻漬齋謳強自排庚申歲三月天地一蘇齋

有傳誦林公挽河西律者次韻悼之

白鳳歸霄漢青松卧雪冰聲名短石表歲月一風燈
大雅堪誰繼孤懷不可憑乾坤自灰劫何必問胡僧

挽河西

盧禎

憂患承君計驚呼淚不禁何知去歲別永隔九原深
眞實平生學冲虛太古襟卽今俱已矣畱與後人欽
次蘇齋吊河西長律六韻

尹根壽

憶昨文章伯同時海外生人間推老杜天上配長庚
黃閣經綸罷玄亭棟宇傾亂離遺翰在遲暮寸心驚
落月湘中曲愁雲漢北城高風不可作泉路倘逢迎

敬次蘇齋吊河西韻

李義健

天欲斯文盛才須間世生曠懷容萬斛爽氣滌三庚
筆勢龍飛動詞源海倒傾行藏元早定榮辱不曾驚
元亮辭彭澤堯夫醉洛城河間今冷落有酒更誰迎

題河西書院

柳根

後死長悲失路蹊平生未及拜河西清新俊逸詩無
敵博約操存學有梯天上徒勞望星斗人間奚啻隔
雲泥歸然祠宇瞻如在安得依歸勉與齊

服齋傳筆歌

并序

申欽

金河西麟厚生九歲見服齋奇先生遵服齋目逆

而不知其為大器亟稱之遂以一管筆授之河西受
而不敢褻用藏之終其身河西歿其子孫猶傳寶
之至壬辰兵火之後河西之孫南重改題河西木
主始用此筆云蓋距服齋傳筆之初已八十餘年
非唯物之存亾為可感兩先生相傳授之際足以
使人激勵若其齋志沒地俱不得見容於時則又
不能不慨然而為來今當世道者之鑑戒接筆為
歌

服齋手裏筆言授河西公河西纔九歲卅角未成童
已知服齋賢誘掖感其衷拜受增惕若寶與天球同

河西先生全集
肅恭不敢褻十襲巾笥中豈伊物之美為挹先生風
河西既云亾厥聲何颯颯陵谷幾變遷世事浮雲空
此筆獨宛然可敬還可恫家傳近百年護持彌見隆
三世若一日子姓能有終兵火猶莫壞意者神明通
嗚呼兩君子道義眾所宗生質固精粹素養亦已充
卓學表流俗溥博而崇高抱負將達施契合動昭融
致君堯舜心耿耿貫昊穹奈何時命舛蕭艾互蔽蒙
北塞作孤纍南荒為野翁志士本少成視天真夢夢
唯有一不律迄樹斯文功存乎目擊間奚待相磨礱
知己諒難遇遐想起盲聾芳聞滿人耳曠軌傾海東

渺余仰冲襟直媿坐空侗

鰲山雜咏咏河西先生

金尚憲

湛翁風節是吾師健筆清詩更擅奇莫恨當時俱未
識後來還有子雲知

與河西門人卞成温

以下十八首增

李 滉

河西蓬館舊同遊倏去修文白玉樓今日逢君門下
士話君終夕涕橫流

又

佳山佳水日徘徊仁智吾猶未竭材敢叩師門有何
訣請將餘論賁江臺

又

風雪尋師十載前云何一瓣歎靡傳勸君莫被因循
誤努力須撐上水船

謁河西書院次松江韻

趙憲

百年安宅欠經營最愛河西休性情今到祠前容一
拜春風如舊繞溪亭

憶河西金先生

惜余生在海鄉村先子餘音蚤未聞欲見儀形問詩
禮迢迢嶺路阻寒雲

又

金鰲山麓臨臯上先哲遺風久愈芳安得與君同拜
謁歲寒心事厲風霜

服齋傳筆吟

崔岵

河西金先生童而甚文用得服齋先生贈筆
一枝匣而藏之傳之子若孫至今如新夫其
服義於受知之日慕賢於大禍之後事可稱
述亦足以想見先生之萬一云

公未三十立童方九歲神貽榮管亦美禍駭國無仁
穎脫忍充用櫝藏存愛人遂令日計壽翻享世傳珍
轍毀非脩短扶持豈故新如將微况大愴惜更堪陳

題筆巖書院

權輶

烏川之後得先生東國千年道復明灑落如光風霽
月精純有玉色金聲真人已駕青牛去古洞空傳白
鹿名末學永嘉權輶者作詩聊記景賢情

墨竹次清陰韻

金昌翁

韜光未欲作人師難掩千秋出處奇一幅霜筠
翰在此翁心事此君知

庚申歲偶觀金河西鄭寒岡行狀有感各賦一
絕

李喜朝

湛齋出處冠諸賢宇宙高名日月懸一條清冰那復

得不堪揮涕掩塵編

又

寒岡學術最精醇退老門推第一倫木稼山崩千古
痛人間今日又庚申

自註兩先生皆歿於庚申

次河西先生韻

朴光一

天高地大間有人幾箇男兒保性真俯仰要須無所
愧肯容虛作百年身

次筆巖書院松江板上韻

金鎮玉

學問與出處吾祖說河翁今來香一瓣耿耿宿心中
慕河西先生

尹鳳九

先生百世爲宗師出處惟常不是奇非若一時慷慨
做皆從道義學而知

河西辭

南有容

三冬一布褐巖穴受風雪雲間一寸暉不曾晞我褐
忽聞西山白日頽自然淚落心中哀

筆巖書院上梁文

金友伋

伏以興廢有數何傷舊廟之灾享祀無愆復覩新宮
之安人謀允協吾道重明竊念初宇之肇修實出尊
奉之美意粵自中華而有典咸至外國而同然振古
如斯在今可忽惟我河西先生七言能賦五歲生知

吟天象淵蒼之形劈蔥嶽生化之理仁經義緯蘊和
順而積中玉色金聲致英華之發外實是三代王佐
之器豈特一時人望之宗若并立於孔門顏曾孰愈
如共出於濂洛朱程可儔逮夫 仁陟而 明昇奈
何弓攀而劍泣義著於論勳之日忠浚於辭職之辰
早擅廊廟之材晚作江湖之主銀鉤玉索之筆無非
正心之功繡句錦篇之詩皆是養性之說偉哉之才
之德足以爲表爲師茲致舊俗之存祠果見尊賢之
有所議論則梧陰首建謁見則松江踵來誰知赤鷄
之兵塵奄見白鹿之灰燼烟寒泮水久廢秋禮冬詩

草沒杏壇何處緇帷絳帳行路指而歎惜樵牧爲之
悲哀幸於鳳鳴之山願新公廟者聽修廢舉墜幸見
化蜀之文翁好義輕財又得巡南之召伯故事完功
訖於不日而釋菜奠帛之有年不料終古未有之灾
乃在今春多亂之際未救宋樹之拔但看魯廟之灰
顧惟今日之重營莫如故基之還復捨新從舊不但
作役之優去危就安實多應變之智爰告列邑之外
詳議一洞之中聞聲助功豈無向道之士釋經敦事
固多同志之人板築陶瓦之匠咸得其宜王繭公輸
之工無不畢至依佈東魯之父老彷彿武夷之山川

弟從兄言盡鋪林密子趨父事輦輿雲屯馨香之禮
自此可見講磨之說由是得聞無子貢安佞之歎有
顏氏依歸之權爰騰燕賀之辭載贊虹梁之舉

拋梁東朝日初昇瑞靄紅輪到半天無不燭恍如夫
子五情通

拋梁西白帝司方道德齊無語自然成熟物恍如夫
子教提撕

拋梁南湧出奇峯映翠嵐凝然不動如豪態彷彿先
生氣像嚴

拋梁北神護飛梁齊斗極衆星旋繞歸向之狀同門

生侍案牘

拋梁上岐山高起幾千丈千年丹鳳更歸昌五色昭
回朝日晃

拋梁下渾渾龍江走前野可見神龍負河圖義瑞重
明千載下

伏願上梁之後休祥疊至文教大行手方策頭圓冠
多士有造於六藝左竹籩右木豆禮祀不廢於千秋

廓然樓上梁文

筆巖書院門樓名
尤菴書扁○增

宋明欽

作棟梁於宇宙士林尊百世之師挹光霽於曾懷樓
扁聳四方之觀遺燼既除華構重新恭惟河西先生

實為海東間氣文章節義道德之咸備允矣集成陰
陽卜醫書數之旁通純如反約識悟則稚年劈菜氣
像則暮春浴沂蓋聰明性質之特高而淵源講習之
甚的始兆利見際虞舜潛龍之時晚逃沈冥得箕師
明夷之象望蒼梧而慟哭天不欲治我邦乎抱墨竹
而悲歌世莫能識其意者遺篇長畱於天地大節高
出乎日星通義命合天人自是大賢地位扶綱常律
貪悞有若清聖風聲山頽二百年婺鄉之俎豆最盛
樓揭三大字鹿院之林澗增輝 列聖盡褒崇之榮
後賢表出處之正光明其道原河南艮卦之微辭灑

河西先生全集
落存心撫延平遜翁之至論斯其為名樓之義也蓋
取諸遇事之廓然絃誦家興善莪方化於遺澤高明
鬼瞰棟宇忽燬於鬱攸宮牆失其深高誰復得門而
入堂基幾於荒棄咸切肯構之思何幸多士歸依之
不衰抑亦斯文顯晦之有數章甫釋經而敦事巧匠
按圖而奏功上樓下門規制仍舊繞山臨水眺聽維
新井渫巷陋顏亭之風流不改池香庭翠濂門之吟
弄無邊讀其書不知人豈云善學識往行以畜德是
為尚賢苟不替當日教條則何異春風座席聊拈短
筆用升修梁

拋梁東和風瑞日曉冲融西銘圖首此中認生意悠
然物我同

拋梁西恭瞻杖屨舊寒樓秋陽江漢誰能尚且許吾
人分寸躋

拋梁南楣間椽筆是尤菴洞然劫火燒猶在畱與先
生峻節參

拋梁北星斗昭回拱紫極天經地義有如此秦伯文
身稱至德

拋梁上高處方知天宇廣峻極洋洋流動竝當時講
義善名狀

河西先生全集
拋梁下誰抱瑤琴溪月夜絕響休彈有所思祗今無
復知音者

伏願上梁之後儒風日廣盛德彌彰闢藏修息游之
場交勉乎同樂羣辨由灑掃應對之節漸進乎治國
齊家教以禮樂詩書洋溢函文之緒訓修其孝悌忠
信儀刑盡分之遺規庶補 聖朝益光湖學

御畫墨竹跋

增

俞肅基

嗚呼此我 仁宗大王在東宮時亦嘗揮染以賜先
正臣金麟厚者而今此有刻本傳於世蓋聞先正之
後孫胄賢嘗爲本 陵郎以此藏之齋舍云而歲久

願殘缺及臣待罪於茲改其粧而新之時出而展玩
有見 聖祖之天縱多能雖尋常墨戲之末亦皆入
微造極其爲貴重不啻若烏號之弓曲阜之履則奉
而置之 園陵之傍豈不得其所哉若其贊揚稱頌
之事則先正之詩盡之矣抑臣竊伏念竹之爲物貞
固正直其幹枝節葉之歲寒不變可以配松柏而並
茂則比之於人節士也忠臣也 聖祖之以此畫賜
先正其必有會於心者而先正大節精忠終能扶植
綱常無愧此君則其亦不負當日鄭重之聖意也嗚
呼歎矣丙辰八月朔朝奉大夫 孝陵參奉臣俞

蕭基稽首謹跋

河西先生全集附錄卷之二

